

55-58(E)

後漢書卷五十五

宣

城

太

守范

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卓魯魏劉列傳第十五

卓茂傳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也父祖皆至郡守恭元帝時學

於長安事博士江生

江生魯人江翁也昭帝時爲博士號魯詩宗見前書

習詩禮

及歷算究極師法稱爲通儒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

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

東觀記曰茂爲人恬蕩樂道雖實不爲華

貌行已在於清濁之間則未初辟丞相府史事光光

髮至自首與人未嘗有競

稱爲長者時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

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挽

車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待

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茂性不好爭如此後以儒

術舉爲侍郎給事黃門遷密令

密今洛州密縣也

勞心諄諄視

人如子

諄諄忠謹之貌也詩曰誨諄諄爾諄諄音之順反

舉善而敎口無惡言吏

人親愛而不忍欺之

家語曰忠子賤爲單父宰人不忍欺

人常有言部亭

長受其米肉遺者

部謂所部也

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爲從

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

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竊聞

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
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做人矣凡人所以貴於
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尙致饋遺
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況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
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
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
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
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惡惡以律治
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
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初茂到縣有所廢

置吏人笑之鄰城聞者皆嗤其不能河南郡爲置守令

茂不爲嫌理事自若

東觀記曰守令與茂並居久之吏人不歸往守令

數年教

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

被其災獨不入畜縣界督郵言之

漢書志曰郡監縣有五部部有督郵掾以

察諸縣也

太守不信自留案行見乃服焉是時王莽秉政置

大司農六部丞勸課農桑

王莽攝政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課農桑今

書及東觀記並言六部

遷茂爲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

莽居攝以病免歸郡常爲門下掾祭酒不肯作職吏更

始立以茂爲侍中祭酒

續漢志曰侍中無員掌侍左右顧問應對本有僕射一人中興

轉爲祭酒

從至長安知更始政亂以年老乞骸骨歸時光武

初卽位先訪求茂茂詣河陽謁見

東觀記曰茂時年七十餘矣

乃下

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脩執節淳固誠能爲人所不

能爲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

之墓表商容之閭

王子比干紂殺之商容殷賢臣武王入殷命閭天封比干之墓命畢公表

商容之閭表旌顯也閭里門也事見史記

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

千戶

東觀記續漢書皆作宣德侯

賜几杖車馬衣一襲絮五百斤

單襪

具謂之襲

復以茂長子戎爲太中大夫次子崇爲中郎給事

黃門建武四年詔賜棺槨冢地車駕素服親臨送葬子

崇嗣徙封汎鄉侯官至大司農

汎鄉在琅邪郡不其縣

崇卒子琴

嗣

琴音丑金反又所金反

琴卒子訢嗣訢卒子隆嗣永元十五年

隆卒無子國除初茂與同縣孔休陳留蔡勲安衆劉宣

楚國龔勝上黨鮑宣六人同志不仕王莽時並名重當

時劉歆曰莽又多一時字前後言不仕王莽者多矣不須時字也休字子泉哀帝初

守新都令新都縣也後王莽秉權休去官歸家及莽篡

位遣使齎立纁東帛請爲國師遂歐血託病杜門自絕

光武卽位求休勲子孫賜穀以旌顯之劉宣字子高安

衆侯崇之從弟想王莽當篡乃變名姓抱經書隱避林

藪建武初乃出光武以宣襲封安衆侯擢龔勝子賜爲

上谷太守勝鮑宣事在前書勲事在立孫邕傳

論曰建武之初雄豪方擾虓呼者連響嬰城者相望虓虎

怒也詩曰聞如履虎斯固倥傯不暇給之日

字書曰倥
德窮困也

嬰城言以城自嬰繞給足也日從事

卓茂斷斷小宰無它庸能

斷斷猶專一也書斷斷猗

多不暇給是也

時已七十餘矣而首加聘命優辭重禮其與周燕

之君表閭立館何異哉

史記燕昭王即位復雪齊恥以招賢者得郭隗爲築宮而師事

之於是蘊憤歸道之賓

編積也

越關阻捐宗族以排金門

者衆矣夫厚性寬中近於仁犯而不校鄰於怨

校報也鄰近也

曾子曰犯而不校

率斯道也怨悔曷其至乎

怨謂爲人所怨也悔恨也

魯恭傳

弟不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其先出於魯頃公爲楚所滅遷於下邑因氏焉世吏二千石哀平間自魯而徙祖

父匡王莽時爲義和有權數號曰智囊

匡設六筭之法以窮工商故百

權數

父某建武初爲武陵太守卒官時恭年十二弟丕七

歲晝夜號踊不絕聲郡中賻贈無所受

公羊傳曰貨財曰賻乃歸

服喪禮過成人鄉里奇之十五與母及丕俱居太學習

魯詩

高祖時魯申公詩也

閉戶講誦絕人間事兄弟俱爲諸儒所

稱學士爭歸之太尉趙熹慕其志每歲時遣子問以酒

糧皆辭不受

問遺也

恭憐丕小欲先就其名託疾不仕郡

數以禮請謝不肯應母強遣之恭不得已而西因留新

豐教授建初初丕舉方正恭乃始爲郡吏太傅趙熹聞

而辟之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恭特以經明得召與其

議與音

熹復舉恭直言符詔公車拜中丞令恭專以德

化爲理不任刑罰訟入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

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

不肯還之牛主訟於恭恭召亭長勅令歸牛者再三猶

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泣涕共

留之

續漢志曰縣置掾史如郡

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貰不

問

貰寬貸也音時夜反

於基吏人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

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

掾肥親往廉之

恕掾主獄屬河南尹見漢書儀廉察也

恭隨行阡陌俱坐

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

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

瞿音久佳反

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

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

異也豈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

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廷中

便坐於便側之處非正室也續漢書

云恭謙不矜功封以言府府即奏上尹以徽勞曰君以名德久居中牟物產之化流行天降休瑞應行而生尹

甚嘉安因上書言世帝異之會詔百官舉賢良方正恭

薦中牟名士王方帝即徵方詣公車禮之與公卿所舉

同方致位侍中恭在事三年州舉尤異會遭母喪去官

吏人思之後拜侍御史和帝初立議遣車騎將軍竇憲

與征西將軍耿秉擊匈奴恭上疏諫曰陛下親勞聖思

日食不食憂在軍役誠欲以安定北垂爲人除患定萬
世之計也臣伏獨思之未見其便社稷之計萬人之命
在於一舉數年以來秋稼不熟人食不足倉庫空虛國
無蓄積會新遭大憂人懷恐懼

章帝崩也

陛下躬大聖之德

履至孝之行盡諒陰

三年聽於冢宰百姓闕然三時不

聞警蹕之音

三時秋夏冬也天子出警入蹕和帝章帝

陰不出故百姓

三時不聞警蹕莫不懷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

禮記檀弓曰魯

人雖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然如有

求而不得言百姓思帝故恭引之今乃以盛春之月興

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狄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元

正時由內及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矣

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爲之舛錯況於

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昔太王重人命而去邠故獲

上天之祐

史記魯公脩后稷公劉之業國人皆慕之戎翟攻之人人皆怒欲戰古公曰人以我故戰

殺人父子不忍爲乃與私屬盡去邠止于岐下邠人

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於岐下旁國聞之亦多歸附古

公乃營築城郭宮室而邑之人皆歌頌其德武王卽位追尊古公爲太王夫戎狄者四方之

異氣也踰夷踰肆與鳥獸無別夷平也肆放也言平若坐踞傲肆放無禮也若

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汙辱善人是以聖王之制羈縻

不絕而已定書曰羈馬絡頭也蒼頡篇曰縻牛繩也今邊境無事宜當脩仁

行義尚於無爲令家給人足安業樂產夫人道又於下

則陰陽和於上祥風時雨覆被遠方夷狄重譯而至矣

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

易比卦辭也孚誠信也缶土器也王弼注云親乎天

下者信盈缶應者豈一言甘雨滿我之缶誠來有我而

道而來故必有他吉也

吉已

比卦坤下坎上坤爲土缶之象也坎爲水雨之象也坎在坤上故曰甘雨滿我之缶有誠信則它人

來附而吉也○劉攽曰誠來有我而吉已案文此我當爲它注文甚明

夫以德勝人者昌

以力勝人者亡今匈奴爲鮮卑所殺遠藏於史侯河西

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

也前太僕祭彤遠出塞外卒不見一胡而兵已困矣

永平

十六年竇固祭彤耿秉來苗等四道出擊匈奴固至天山擊走呼衍王彤坐不至涿邪山無所見而還下獄免

爲庶人也曰山之難不絕如縋

白山即天山言形固俱擊匈奴固至天山形還下獄同歷

艱危故曰加經公羊傳曰中國不遠若縋也

都護陷沒士卒死者如積

永平

焉音龜公此陳睦發吏士千餘人沒都護迄今被其辜毒孤寡哀思之心

未弭仁者念之以爲累息奈何復欲襲其迹不顧患難

乎今如徵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度音大使者在道分

部督趣趣音促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三輔并涼

少雨麥根枯焦年死日甚此其不合天心之效也羣僚

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奈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

不卹其言乎上觀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

恐中國不爲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惟陛下留聖恩劉

放曰案文休罷士卒以順天心書奏不從每政事有益

於人恭輒言其便無所隱諱其後拜爲魯詩博士由是

家法學者日盛遷侍中數召讌見問以得失賞賜恩禮

寵異焉遷樂安相

章帝孫千乘王寵相也和帝改千乘國爲樂安國故城在今蒲州高苑縣

北是時東州多盜賊羣輩攻劫諸郡患之恭到重購賞

開恩信

說文日以財相賂曰賄

其渠帥張漢等率支黨降恭上以

漢補博昌尉

博昌尉屬千乘國今青州縣也

其餘遂自相捕擊盡破平

之州郡以安永元九年徵拜議郎八月飲酎齋會章臺

詔使小黃門特引恭前其夜拜侍中勅使陪乘勞問甚

渥冬遷光祿勳選舉清平京師貴戚莫能枉其正十二

年代呂蓋爲

徒

漢官儀曰呂蓋字君上苑陵人

十五年從巡狩南陽

除子撫爲郎

賜駙馬從駕

駙副也非正所乘皆爲副說文曰駙馬副馬也

弟丕亦爲告

兄弟父子並列朝廷後坐事策免

續漢書

坐族弟並農尉炳事免官也

漢帝卽位以恭爲長樂衛尉永初元年

復以梁鮪爲司徒

漢官儀曰鮪字伯元河東平陽人也

初和帝末下令麥

秋得案驗薄刑而州郡好以苛察爲政因此遂盛夏斷

獄恭上疏諫曰臣伏見詔書敬若天時

若順也尚書堯典曰乃命羲和

欽若昊天敬授人時

憂念萬民爲崇和氣罪非殊死且勿案驗進

柔良退貪殘奉時令

言順月令以行事也

所以助仁德順昊天致

和氣利黎民者也舊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五

年以來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惟憂民息事之原

進良退殘之化

月令曰孟夏命太尉贊衆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

因以